



厨房

鲁迅文学奖
获奖女作家小说精品

XU KUN ZHU

徐 坤 著

Chu Fang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厨房



徐
坤
著

华
文
出
版
社

CHU FANG

文学
[手
结构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厨房/徐坤著.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2.2

(鲁迅文学奖获奖女作家小说精品丛书)

ISBN 7-5075-1256-8

I. 厨… II. 徐…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9788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cbbs.com>

电子信箱: webmaster @ hwcbbs.com

电话 (010)83086663 (010)83086853

新华书店经销

唐山新苑印务有限公司

850×1168 1/32 开本 10.875 印张 238 千字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9000 册

定价: 18.00 元

关于《厨房》

(自序)

写这篇《厨房》的时候，正是1997年的仲夏。那时我的学业和创作都不太紧张，精神状态也比较松弛。似乎那会儿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也比较好，太阳很好，空气也很清新。我的身体状态也很不错，整个情绪都被春天晒得暖洋洋的，到了夏天，夕阳美妙地挂在树梢之时，就该到了情绪爆发的时刻，所有的感觉就都踊跃到手指尖上来，手指在键盘上机警地摸索，奔走如飞。我在傍晚的时候开机，一干就干到了深夜。那会儿正好先生出差在外，我一人在家，免去了许多熨衣做饭之类伺候人的劳神，正好可以凝神集思，完全投注于内心世界里。四下里都很静，空气的湿度、温度、粘稠度都正合于人的皮肤，使人舒爽得有足够的耐心，一点一点将情节铺陈展开下去。

这也许就是女人在写小说时的特点，写作时即时的情绪、天气状态、空气的干湿度都会被无意识的收录进文章里来，而且对写作的进度、文字的疏密度也有很大影响。我记得当时我写得极其平静，甚至于还有点悠然。因为夏天傍晚的夕阳太容易把人抚慰得平静了，实在没有什么能令人起急的事情发生。厨房，在厨房里又会发生什么呢？一男一女，在一起吃了一顿晚餐，微醺之时有了一点身体上的亲密产生。如此而已。但是如何让这简单的司空见惯的事件变得含蓄而复杂？深情而悠远？这是一个难题，只能通过男女双方不同的心情和身体姿态上弯曲出的不同弧

度去加以诠释和解决。写小说的规律，一般是这样：若是情节大起大落大开阖的小说，那么在语言上就省了不少劲，刷刷刷往前走情节就是了；若是情节和场景不多，没有多少故事，那么就得考验作者的耐心和语言文字上的工夫，完全要靠话语的力量将小说铺陈。

整个过程进展得都很顺利。中间涉及到肉体的部分仅限于两个人的接吻。至于结局，女人会拎着垃圾袋出门，还要一直把它攥在手里，这是事先没有设定的情节，只是写到那里，细节就自动从手指尖溜出来了。好像是毕飞宇说过，作家是用手指头来进行思考的，亦如政治家用嘴巴思考、车夫用腿思考一般，习惯成自然，都无须过脑子。这话不无道理，写作过程中的确有时手比脑子好使，手指会跑到大脑的前边抢先发言。后来好多研究女性小说的学者来跟我探讨，说都被最后这个细节打动了，并从“垃圾”这一喻象诠释出多种意义。我当时写作时并没有想那么多。若问我会不会也这样做？我只能答：会的。女人都这样，尤其从那个充满了禁忌的旧时代走过来的女人，往往会莫名其妙的拎着情感的垃圾上路。拎着时嫌重，想甩掉时又哭。一般意思上的传统女人，在陷入爱情之时都隔不开“心动”这一层。这是她们自古以来被培养教化出来的处事之道和美学原则。也许，只有到了“新新人类一族”那里，才可以显得背弃传统，让身体在表层操作，把做爱当成做广播体操，心灵的悲喜都显得不那么严重。然而，没有禁忌，快感也相对减少。快感，总是在禁忌突破之处。

又隔了一段时间，一个朋友拿来了我们院里的同事吕莉翻译的日本女作家吉本芭蕉写的《厨房》。那部作品的内容更深远，表达出现代人诸多的孤独感和生存的不确定感。文章的译笔也十分优美。从简短的介绍中可知，作者

吉本芭蕉出生于 1964 年，作品发表在 1987 年 11 月的日本《海燕》杂志上，荣获第六届海燕新人文学奖和第 6 届泉镜花文学奖。吕莉将它翻译过来的时间是 1995 年。后来这部小说还被拍成了很有影响的日本电影《我爱厨房》。

我所写的《厨房》后来上了《北京文学》评选“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一九九七年下半年）短篇小说第二名”，并获《作家报》当年评选“97 年优秀小说奖”，一九九九年《小说月报》读者评选“大众百花奖”，2001 年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后来，它被频繁收进各种小说选本里，并且，我还接到了关于它的两种不同的英文译本。这些都是我始料不及的。

2001 年 9 月 7 日于北京双秀园



鲁迅文学奖
获奖女作家小说精品

作者风采



徐 坤

作者简介

女，1965年3月出生于沈阳，现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93年开始发表小说，出版著作十余部。代表作有《厨房》、《白话》、《先锋》、《热狗》、《遭遇爱情》、《狗日的足球》等。曾获《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杂志优秀小说奖，获首届“冯牧文学奖”和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获奖女作家小说精品

江山代代才人出！

鲁迅文学奖为全国最高级别的文学奖；

获此殊荣的女作家更是凤毛麟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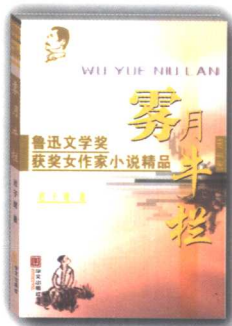
五位获奖女作家在这里各展才华，尽显风流。



《午后悬崖》

铁凝 著

两届鲁迅文学奖得主，
结构精巧，心理大写意！



《雾月牛栏》

迟子建 著

两届鲁迅文学奖得主，
纯净自然，
返璞归真，
小说真品。



《还有一次机会》

张抗抗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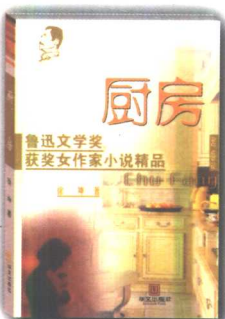
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得主，
时代的哲思，
人生大故事！



《梦也何曾到谢桥》

叶广芩 著

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得主，
愈读愈浓，
一个时代的挽歌。



《厨房》

徐坤 著

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得主，
新生代作家高手，
以现代手法结构现代！

策 划：郭雪波
责任编辑：郭雪波
装帧设计：张曙念

Chu Fang

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寂灭。
惟有心灵不可言说。

——徐坤



厨 房

厨房是一个女人的出发点和停泊地。

——摘自获奖小说《厨房》

ISBN 7-5075-1256-8



9 787507 512564 >

ISBN7-5075-1256-8

I·324 定价：18.00

目录

	关于《厨房》(自序)
1	厨房
22	沈阳啊沈阳
81	弟弟
100	乡土中国
119	屁主
131	一条名叫人刺的狗
143	遭遇大师
160	一醉方休
182	答案在风中飘荡
205	亲亲宝贝
234	童女之舞
251	以人民的名义
257	雷碧, 晶晶亮
261	一个老外在中国
281	含情脉脉水悠悠

厨 房

厨房

1

厨房是一个女人的出发点和停泊地。

瓷器在厨房里优雅闪亮，它们以各种弯曲的弧度和洁白的形状，在傍晚的昏暗中闪出细腻的密纹瓷光。墙砖和地板平展无沿，一些美妙的联想映上去之后，顷刻之间又会反射回眸子的幽深之处，湿漉漉的。细长瓶颈的红葡萄酒和黑加仑纯酿，总是不失时机地把人的嘴唇染得通红黧紫，连呼吸也不连贯了。灶上的圆火苗在灯光下扑扑闪闪，透明瓦蓝，炖肉的香气时时扑溢到下面的铁圈上，“哧啦”一声，香气醇厚飘散，升腾出一屋子的白烟儿。莴笋和水芹菜烹炒过后它们会荡漾出满眼的浅绿，紫米粥和苞谷羹又会时时飘溢出一室的黑紫和金黄……

厨房里色香味俱全的一切，无不在悄声记叙着女人一生的漫长。女人并不知道厨房为何生来就属于阴性。她并没有去想。时候到了，她便像从前她的母亲那样，自然而然走进了厨房里。



这个夏天的傍晚，在一阵骤然而至的雷阵雨的突袭过后，炎热和喧嚣全被凉丝丝的风吸附而走。大地逐渐静止了。城市一枚火红的斜阳正从容地在立交桥上燃烧，一层层散漫的红光怡然飘落而下，照耀着一个在厨房里忙碌的叫做枝子的女人。女人优美的身体的轮廓被夕阳镶上了一层金边，从远处望去，很是有些耀眼。女人利手利脚无比快活地忙碌，还不断在切洗烹炸的间隙，抬头向西窗外瞟上一眼。夕阳就仿佛跟她有某种默契，含情脉脉地越过一棵临窗的茂盛玉兰树枝头对她俯首回望。

枝子的目光，也便跟着燃烧在一片红辉之中，润润的，柔柔的。

厨房并不是她自己家里的厨房，而是另一个男人的厨房。女人枝子正处心积虑地，在用她的厨房语言向这个男人表示她的真爱。

一条鳊鱼浑身被横横竖竖切了无数刀后，周身码放好了蒜片、葱丝和姜条，然后放进锅屉里热气腾腾地蒸着。卷心菜和河藕也油亮亮地沾着水珠儿洗好，与沙拉酱一起错落有致码放在盘子里边等待搅拌。水气正顺着不锈钢盖子的缝隙慢慢地一点点往上溢起来。枝子停下手，幽幽地喘了一口气，转头偷眼向客厅里望了一眼。透过宽大明亮的钢化玻璃厨门，她看见男人松泽正懒散地蜷坐在沙发上，一张报纸遮住了大半个脸。男人的身子、手、脚都长长大大的，T恤的短袖裸露出他筋肉结实的小臂，套在牛仔褲里的两条长腿疏懒地横斜，大腿弯的部分绷得很紧，衬出大腿内侧十分饱满，很有力度——枝子的脸突然莫名其妙地红了，浑身迸过一阵难以自抑的幸福。她赶紧收回自己潮润润的目光，慌慌转回身去放眼观望窗外斜阳。

夕阳巨大的圆轮现在只剩下半个，它正在被树梢和钢

筋水泥的建筑物奋力衔住，一口一口激情地往下吞吻。枝子的脸庞转瞬间又被烧红，周身涌起一阵盲目的幸福。

我爱这个男人。我爱。

枝子在心里这样迷乱地对自己说。在这样说着的时候她的心里充满了羞涩。

枝子是被称作“女强人”的那种已然不惑的女人。爱情到了她这个年纪并不容易那么轻易来临。经过了岁月风尘的磨洗，枝子早年的一颗多愁善感的心，早就像茧子那样硬厚，那样对一切漠然、无动于衷了。多少年过去，一番刻苦的拼搏摔打，早年柔弱、驯顺、缺乏主动、动辄就泪水长流的枝子，如今已经百炼成钢，成为商界里远近闻名的一名新秀。

她这棵奇葩，将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向上茂盛的茁茁固定之后，却偏偏不愿在那块烂泥塘里长了，一心一意想要躲回温室里，想要回被她当初毅然决然抛弃割舍在身后的家。

不知为什么，就是想回到厨房，回到家。

事业成功后的女人，在一个个孤寂难眠的时刻，真是不由自主地常要想家，怀念那个遥远的家中厨房，厨房里一团橘黄色的温暖灯光。

家中的厨房，决不会像她如今在外面的酒桌应酬那样累，那样虚伪，那样食不甘味。家里的饭桌上没有算计，没有强颜欢笑，没有尔虞我诈，没有或明或暗、防不掉也躲不开的性骚扰和准性骚扰，更没有讨厌的卡拉 OK 在耳朵边上聒噪，将人的胃口和视听都野蛮地割据强奸。家里的厨房，宁静而温馨。每到黄昏时分，厨房里就会有很大的不锈钢精锅咕嘟咕嘟冒出热气，然后是贴心贴肉的一家人聚拢在一起埋头大快朵颐。



能够与亲人围坐吃上一口家里的饭，多么的好！那才是彻底的放松和休息。可她年轻气盛的时候哪儿懂这些？离异而走的日子，她却只有一个简单的念头：她受够了！实在是受够了！她受够了简单乏味的婚姻生活。她受够了家里毫无新意的厨房。她受够了厨房里的一切摆设。那些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全都让她咬牙切齿地憎恨。正是厨房里这些日复一日的无聊琐碎磨灭了她的灵性，耗损了她的才情，让她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女才子身手不得施展。她走。她得走。说什么她也得走。她绝不甘心做一辈子的灶下婢。无论如何她得冲出家门，她得向那冥想当中的新生活奔跑。

果真她义无反顾，抛雏别夫，逃离围城，走了。

现在她却偏偏又回来了。回来得又是这么主动，这样心甘情愿，这样急躁冒进，毫无顾虑，挺身便进了一个男人的厨房里。

真正叫人匪夷所思。

假如不是当初的出走，那么她还会有今天的想要回来吗？

她并没有想。

此时她只是很想回到厨房。回到一个与人共享的厨房。她是曾经有过婚姻生活，曾经爱和被爱过的人，比较明了单身和已婚的截然不同。一个人的家不能算家，一个人的厨房也不能叫做厨房。爱上一个人，组成一个家，共同拥有一个厨房，这就是她目前的心愿。她愿意一天无数次的悠闲地呆在自家的厨房里头，摸摸这，碰碰那，无所事事，随意将厨房里的小摆设碰得叮当乱响。她还愿意将做一顿饭的时间无限地延长，每天要去菜市场挑选最新鲜的蔬菜，回来再将它们的每一片叶子和茎秆儿都认真地择

洗。做每一顿饭之前她都要参照书上的说法，不厌其烦地考虑如何将饭菜营养搭配。慢慢料理这些的时候，她的心情定会像水一样沉稳，绝对不会再以为这是在空耗生命和时间。纤纤素手被洗菜水浸泡得指尖红肿、关节粗大，她也不会再牢骚埋怨。她希望她的心情就那样像水一样，温吞，空泛，温吞、空泛地在厨房里消磨时光，什么外面争斗的事情都不去想。她愿意看见有一两个食客，当然是丈夫和孩子吃着她亲手烧的好菜，连好吃都顾不上说，直顾低头吃得满嘴流油，脑满肠肥。

脑满肠肥？一想到这个词，枝子就不由得偷偷地笑了。

她真的是不想再在外面应酬做事，整天神经绷紧，跟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人虚与委蛇。不知为什么，她有些厌倦人。名利场上各色各样的人：卑鄙的、龌龊的、委琐的、工于心计的、趋利务实的人……看都看得她眼花了。整天的与人打交道也快把她的神经折磨垮。她想返身逃逸，逃到没有人的地方去。而厨房就是她最后的避难之所。

厨房对她来说从来没像现在这样亲切过。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厨房充满了深情。

炉上的不锈钢精锅冒出袅袅热气。枝子的想象也随之袅袅。太阳就在她缥缈的想象里一点一点落到树梢下面去，落到她想象的尽头。那个长胳膊长腿的男人松泽看完了报纸，起身伸了一个懒腰，慢慢腾腾挪到厨房里来，再次问枝子需不需要帮什么忙。枝子听到男人满怀关切的时候，赶忙满心欢喜地连连说：“不用，不用。”今天这个男人松泽的生日，她想独立完成整个操作，让他尽情品尝一番她的烹饪手艺。

她为什么要主动向这个男人献艺？献艺完了又将会是



什么呢？枝子不愿意想，不情愿这样残酷地拷问自己。她愿意在心里给自己的自尊留有一点余地。该是什么就是什么。枝子在心里说。枝子只希望能是她所想要达到的那个。此时她真是觉着自己对这个男人有些过分俯就、甚至有些低三下四。因为照她素常里的做人态度，以一个商界女星的身份来说，对她前呼后拥献殷勤的男人总是数不胜数。而她的鼻孔总是抬得很高，并且，暗中加着千倍的小心，很怕落入某些勾引利用的圈套。如今却这样巴巴地主动送上门来，可真是有些不好对自己的心解释了呢！

管它呢。随它去吧！反正来也是来了，还费力解释它干什么？

拖着长头发的高个儿男人松泽扎煞着两只手，在枝子身边围前围后转了两转，明白自己也实在帮不上什么。看来枝子对于今天的下厨是有过精心准备的，知道他这个单身汉的厨房里可能会七七八八的不全，所有的素菜、荤菜备料都由她亲自从外面带来。连烧菜用的油和醋等佐料，也全被她准备齐了。甚至枝子还带来了围裙，柔软的白细棉布套头裙，腰间勒一根细带子，至上而下洒下一捧捧勿忘我小碎花。绵软的白裙贴在她身上，正好勾勒出枝子腰条的纤细。枝子的头发本来可以戴上与围裙配套的棉布帽，以免熏进油烟味儿。但她想了想，还是将帽子舍弃，将头发挽了几挽，然后向上用一枚鱼型的发卡松松一别，这样，她乌黑发亮的秀发就尽显在男人松泽的视野。

松泽盯着这个体态窈窕的女人，心里怦怦怦乱动了几动。当然，他是艺术家。艺术家面对美没有不动心的。他和她一直都算得上是很亲密的朋友，亲密的最初原因是枝子出资帮他举办个人画展的成功。从合作的愉快到亲密友好的交往，两人的关系大致上就是走的这样一个过程。但